商朝的“工业园区”长啥样？

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建，总投资150亿元，将再现殷商都邑布局

预计8到10年后，一个布局合理、人口众多、手工业发达的商代都邑将呈现在世人面前

2019年12月26日，安阳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工建设，预计8到10年后，3000多年前的殷商都邑布局将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可考，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。如今，安阳市拿出150亿元，建设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更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。

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/文图

建成世界一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

安阳市文物局副局长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、辛店铸铜遗址发掘领队孔德铭告诉记者，总投资约150亿元的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除殷墟遗址博物馆外，重点实施宫殿宗庙区及王陵区提升、武官村民俗旅游村和豫北纱厂活化利用改造等工程。

“未来8至10年内，殷墟遗址展示格局将呈现全新面貌，洹北商城、后岗遗址、铸铜遗址等历史遗存也将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和展示，最终呈现一个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完整的殷商都邑布局。”孔德铭说。

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有宫殿宗庙展示区、考古学展示区、洹河文化展示区等七大功能分区。“环境整治方面要向遗址公园类型靠拢，要复原殷商时期的自然风貌。比如地貌、农作物、地形，包括河流、道路等，都要按考古资料进行恢复。”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说。

此外，还将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东侧、洹河北岸建设殷墟遗址博物馆，这也是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工程。博物馆占地面积215亩，将全面展示殷墟考古成果，打造国际先进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、国际交流传播平台、旅游服务中心和文化产业创新平台。

一大波考古人发掘殷墟秘密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考古学于殷墟摇篮中，在李济、梁思永、石璋如、郭宝钧等第一代殷墟考古人呵护下，由稚嫩到成熟，砥砺前行。新中国成立至今，在郑振香、杨锡璋、刘一曼、唐际根等考古人的培育下，殷墟考古已长成参天大树。

殷墟被评为20世纪中国“100项重大考古发现”之首。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2018年殷墟迎来科学发掘90周年纪念活动上说，90多年的殷墟考古发掘，确证了商王朝的存在，中国早期历史探寻从此有了支点。

一个布局合理、人口众多、手工业发达的商代都邑呈现在世人面前：宫殿、王陵、居住遗址、家族墓地群、水网、大道，以及甲骨文、司母辛鼎、妇好鴞尊等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，无声地诉说着失落王朝的繁华。

说起殷墟考古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重要的考古学者：唐际根。这位1986年北大毕业的考古工作者，在殷墟一待就是二十余年，他带领安阳考古队发现了商代中期的洹北商城，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；他一力促成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，历经8年，最终在2006年得以实现；他一手策划殷墟博物馆的建立，将“司母戊鼎”迎回故里展出；同时，他还多方奔走，筹措安阳文字博物馆的创办……

为了体现殷墟的价值，见证殷墟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，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造势，2005年，唐际根向安阳市委、市政府提出将司母戊鼎请回安阳展览，此提议得到国家博物馆的支持，最终促成司母戊大方鼎在阔别56年后“省亲故里”。

布局始终是殷墟都邑考古重任

作为长年坚守于殷墟考古发掘的第一线考古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认为，布局始终是殷墟都邑考古的重任。

何毓灵告诉记者，从最初的宫殿区、王陵区等这种点状平面的认知，到如今的立体时空的梳理与构建，对殷墟都邑布局的探究已取得重要成果。

十年前，在宫殿宗庙区南刘家庄北地，发现殷墟时期的大型道路系统，开启了殷墟布局研究的新征程。以道路为线索，是解决布局问题的关键钥匙。2012年始，在洹河以北区域的大司空村村东发现大型道路；2015年，在洹北商城遗址内韩王度村东区域发现一处水沟。2017年至今持续的发掘让他们对洹河以北道路走向，道路周边的聚邑都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，为今后探索该区域的布局指明了方向。

唐际根认为，路网、水网的出现，解决了殷墟布局的“骨架”问题，它使得殷墟过去发现的各种类型的作坊、居民点、王陵区、宫殿区等重要遗迹全部有机地串联起来。

堪称世界第一的铅锭贮藏坑

2003年在殷墟西部发现孝民屯大型铸铜作坊后，又于2006年发现铁三路大型制骨作坊，2008年发现刘家庄北地大型制陶作坊，激发了学术界研究殷墟手工业生产的工艺流程、生产技术、组织管理等相关问题的兴趣。

2015年，在刘家庄北地发现一座埋藏近300块、总重量达3.32吨铅锭的贮藏坑，此贮藏坑东距苗圃北地铸铜作坊约300米，时代为殷墟文化四期晚段。显然，这是铸铜作坊内重要的备料贮藏坑。堪称世界第一的铅锭贮藏坑的发现，无疑会促进青铜原料来源、铸铜手工业生产规模等相关问题的研究。

何毓灵说，为了深入研究铸铜技术、手工业生产及其原料供应等问题，近些年来，试验考古成为解决之道，岳占伟、荆志淳、李志鹏等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。综合分析殷墟的铸铜、制骨、制玉、制陶等作坊，发现这些作坊相对集中分布在一定区域，大体可以分为中、西、南、东四个“工业园区”。

众多新发现，不仅促使研究者重新考虑殷墟都邑的布局、手工业生产等考古学问题，更为殷墟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。

何毓灵说，1999年发现，随后进行钻探与发掘的洹北商城是近20年商代考古的最大收获。何毓灵和唐际根的观点不谋而合，唐际根也曾指出，洹北商城的发现重新建立了早商、中商、晚商的商王朝编年框架，重建了铜器的发展分期，以及人们对殷墟与洹北商城关系的认识。

2015年在洹北商城发掘过程中，意外发现大量与铸铜、制骨相关的遗物。同时发现了料礓石夯土平台、青铜冶炼与浇铸区、相关废料集中填埋区，甚至是随葬有陶范、刻刀等铸铜工具的工匠家族墓地。

洹北商城铸铜与制骨作坊的发现与发掘，填补了中商时期王室手工业生产的空白，其独特的生产技术，为研究整个商代铸铜、制骨工艺奠定了基础。

扫码看视频

主编：王栋梁 见习编辑：陈丽 美编：康永红 版式：张玉柱 见习校对：任孟杰